

论尼日利亚和非洲的现状

[尼日利亚] 欧噶巴·欧彻*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尼日利亚和非洲的发展现状。先讲尼日利亚。过去二十年里尼日利亚主要的发展，是从军人统治转到民主制度。1985—1999年，军政府统治尼日利亚。1999年，军政权还政于民，制定新宪法，确定以美国为模型的总统制。这是一种三权分立的联邦体制，赋予各州一定的立法权。

新的领导人是奥卢赛贡·奥巴桑乔，他曾在1976—1979年任军政府首脑，后来退役为民，1999年当选总统。新政之前就有问题，现在民选政府和民主制度又产生新的问题、新的挑战。这些挑战的影响非常深远，其中一些如今仍然存在，如政权的合法性、民众参与、政府的影响渗透力、国民认同或身份政治（identity）等问题。

在尼日利亚，“认同”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尼日利亚约有250种语言、约200个不同族群。还有宗教问题，尼日利亚有两种主要的宗教，此外还有传统宗教，所以“认同”是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问题。

先谈一下“合法性”（legitimacy），就是人民的接受程度。人民是否接受这样一个政府？是否接受政府决策的方式？是否接受新政府的政策？合法性是很关键的问题。新的政治体制，普选民主之初，军人统治还有残余。人们厌倦军政府，对军人统治丧失信心，希望结束这种统治。所以，

* 欧噶巴·欧彻（Ogaba Oche），尼日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研究员。2013年11月17—19日，欧彻教授一行3人专程赴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访问交流，签署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与尼日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合作协议。11月18日，欧彻教授就尼日利亚和整个非洲的政治经济现状作了主题演讲，此文根据演讲稿整理。

人们广泛欢迎、接受新的民主。

参加竞选的奥巴桑乔有做过领导的经验，他两次利用民意当政。

20世纪70年代的前任穆尔塔拉·穆罕默德（Murtala Mohamed）是尼日利亚政治史上广受尼日利亚人爱戴的领导人，他主张摆脱西方的控制，坚决反对腐败，很革命。但不幸的是他在1976年2月一场未遂军事政变中被杀害。奥巴桑乔作为穆尔塔拉的副手接管权力。由于穆尔塔拉民望很高，奥巴桑乔从中受益。人民视其为穆尔塔拉的继承者。

1999年奥巴桑乔竞选总统的时候，人们对他寄以厚望，认为他是“从20世纪70年代过来的领导人，有执政经验，我们应该给他个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说，有了合法性，就有人民的支持。

虽然奥巴桑乔是北方人，但北方并不支持他。尼日利亚北方人长期掌握国家权力，主导政权。穆尔塔拉也来自北方。1999年新的民主制度建立，北方人却非常不愿意支持新政，也不愿移交权力。因为在新的民主体制下，他们将失去在政府中的位置，失去权力。其他地区则希望北方移交权力，因为北方掌权太久。当时，尼日利亚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北方人并不真心实意地愿意接受新的民主体制，但又不得不接受。

除此之外，民主的合法性还面临其他挑战。1999年之后的五六年间，2000—2002年，一直到2007年，尼日利亚政治当中有很多暴力冲突，公开的地域或族裔冲突。伴随着民主，大量小族群用暴力的方式支持本族人的政党。1999—2000年，许多小族群恐吓、攻击别人，毁坏设施，暴力冲突不断。这些人、这些小族群并未真正接受新的民主观。北方一些族群或部落族有自己的民间武装，使用暴力表达反对意见，在全国许多地方制造麻烦，挑起冲突。

此前的军政权会用强力保持法律秩序。现在军政权不复存在，很大程度上法律和秩序也不复存在。政客们依靠族群的力量互相争斗，冲突频仍，尼日利亚危局一触即发。

民主过渡后的另一个挑战是“认同”问题。认同，就是人们将其自己视为整个集体或体制的一部分，不管是民族、宗教、政治还是社会的群体，不管什么群体，他认为自己归属这个群体。认同问题在尼日利亚政治中非常非常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客们在选举中利用“民族”争票，他们呼吁本族裔投票支持自己“豪萨同胞，支持我吧，我会为你们做事”“约鲁巴人民，支持我吧，这是你们的政党，约鲁巴人的政党”或“伊博

人的政党“等，通过这种认同寻求支持。

过去军政权时代没有选举，军人当政，不用唤起平民的认同，军人不用寻求特定群体支持某位领导人。但是现在这种民主体制下，政客需要寻求选民支持，因而也唤醒了族群意识，同时带来歧视他族的问题。一族领导上台后，不得不回报支持他的族群，导致政治体制出问题。民族认同这个严峻问题在尼日利亚日益突出。例如，我是伊多马人（Idoma），她属约鲁巴族，如果我到她的家乡，由于我不是约鲁巴人，可能就会遇到某些事情。

宗教信仰不同，也导致许多暴力冲突，尤其在北方地区。如果你填表求职，有关方面会问你宗教信仰，“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你有可能得不到工作。仅仅因为一些人宗教信仰不同，不属于某个教派，可能会被驱逐，被迫迁移，沦为“国内流离失所者”。这些问题日趋严重。一个人出生即面临身份认定，从民族、宗教、地域等角度都有麻烦。如果我要离开自己出生的州或省去外地就业，并非定居，日后回到原籍，就可能失去以前在原籍地方政府部门的工作。

另一个挑战是民众参与（participation）问题，即参加决策、选举这类政治事务。据说民主允许大众参与政治，但从当前尼日利亚政治来看，这种民主已不再涉及民众参与。在尼日利亚民主中受益的都是那些掌权的政治家，广大民众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参与现在的民主政治。掌权的政治家在赚钱，从政治职位中获得财富。普通大众、穷人根本无法参政。只有大人物、富人、政治集团的政治参与才是实际的政治参与。选举之时，选民会说，“我要投票，参与选举”，但政客会说，“你不参加选举，也没有关系，选举依旧。”并且，即使选举失利，他们也会修改选举结果以符合自己的需要。所以，大众并没有真正参与政治。即使政客说，“来吧，投票给我”。不管你投票与否，他们都会制造数据，制造结果，以使自己保留职位。

渗透力（penetration）是指，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或控制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维持法律与秩序。很多尼日利亚人认为，在如今这种民主制度下，政府对社会没有多少控制力。因为从1999年至今，尼日利亚暴力冲突频仍，族群、宗教冲突不断，劫持多发；2009年以来更见恐怖活动四起。恐怖组织“博科圣地”（豪萨语 Boko Haram）非常猖獗，自2009年起事以来，杀害约2 000人。起初，“博科圣地”主要针对基督徒，他

们不接受现政权，宣称要建立穆斯林国家。因此，他们最初主要杀害去教堂做弥撒的基督徒。但是，他们也杀反对博科圣地的穆斯林。开始，他们主要在北方活动。后来，他们的打击目标甚至包括外国人，在首都阿布贾攻击联合国办事处，一次就打死约 20 人。现在，博科圣地杀害基督徒和穆斯林两种人。从 2012 年起，乔纳森总统派军队武力摧毁博科圣地。军事进攻非常有力，消灭很多博科圣地成员。大家以为此事很快就能解决。但令人震惊的是，博科圣地仍旧存在，有时还发动反击，冲突依旧。

民主政府如何治理社会，体现为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社会。很多人认为尼日利亚政府没能很好掌控社会。其实，当“博科圣地”初起之时，很多尼日利亚人不以为意，认为尼日利亚不可能产生恐怖分子，那些杀人者不是尼日利亚人，而是来自外国的人到此杀尼日利亚人。但是，后来博科圣地成员接受采访，他们才知道真是尼日利亚人在杀害尼日利亚同胞。许多人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有人认为中央政府应该把军警力量交给地方政府，各州应有警察部队，这才有助于保护本地安全。但也有人反对，我也不赞成，如果各州自建警察部队，可能导致国家最终分裂。

另一个有关政府控制能力的问题是边界失控。我们的国界并不安全，非常容易通过，并且在边境还有武器交易。小型武器、微型轻武器非常容易流入境内并泛滥，尼日利亚人非法持枪的比例很高。

最后是分配方式的挑战。政府如何合理分配社会物质财富，这是个重大挑战。尽管我们有石油，并且出口和获取巨大收益，但在尼日利亚贫富差距很大，只有少数富人，大部分都是穷人。人们原指望恢复民主后，政府可以改善分配方式，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社会公平，穷人也能获益。但是，尼日利亚的贫困面不断扩大，贫困人口大量增加，特别是在北方。贫困导致暴力频发，由于贫困，青年人互相斗殴、犯罪和抢劫；由于贫困，国内出现“博科圣地”这样的恐怖组织。所以，政府应该尽力分配好物质利益。但是现在，如我之前所讲，是那些政客们攫取了大部分的利益。

尼日利亚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但这也并非政府无所作为。

从新的民主体制开始，我们有三位总统，奥巴桑乔 1999—2007 年连任两届；之后亚拉杜瓦（Musa Yar'Adua）出任总统，但他由于病重未能完成一届；现任总统乔纳森，原先是亚拉杜瓦的副总统。每任都有自己的经济政策，奥巴桑乔的是“国民经济发展战略”（NNEDS—Nigerian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亚拉杜瓦就任后提出自己的“七点

方针”，承诺解决七个关键的国民经济问题，以实现尼日利亚经济的快速增长；继任的乔纳森延续“七点方针”，并扩展到20个方面，即现在的“20—20—20愿景”（Vision 20-20-20），现在的议程都基于这20个问题，以期为持续到2020年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打下基础。现在我们不知道国家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尼日利亚有多个国际目标，这些都依赖于发展目标的实现。

以上就是尼日利亚及其领导人面临的挑战。领导人正全力以赴，但尼日利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尼日利亚社会状况复杂，超过200个民族、200种语言，每个族、每个语言集团都希望享有自己的权利，有自己的需求。一个领导人几乎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腐败也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尼日利亚的确是世界上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国际组织的评估排名中，尼日利亚一直被排在全世界清廉指数最后五六位。当局一直试图解释尼日利亚腐败充斥整个社会的原因，一直努力应对和解决这个问题。

总之，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我们仍试图在尼日利亚建立稳固的民主制度。过去一年来，许多人呼吁召开国民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全国各单位、各族、各地区、各州和地方政府的代表汇聚一起开会，共同讨论尼日利亚的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安全问题，尽力找到解决主要问题的最终办法，而不是仅有总统认可的办法。

尼日利亚新的民主政府一度忽视“权威”“强力”和“法治与秩序”，特别是在恐怖活动初起的时候，结果事后反而需要使用更多的暴力手段。各族的要求没有对错之分，他们对政府的要求也大多无可厚非，包括对资源的“竞争”，只要分配不当，难免引发暴力冲突。

宗教的确是十分敏感的问题，但是法治更重要，必要的时候必须使用强力。社会总会有意见分歧，此时需要政府有权威。

就整个非洲而言，各国的不一样。不是每个非洲国家都有尼日利亚那样的问题，因为不是每个国家都像尼日利亚那样有那么多的民族。由此，其他国家的问题相对简单些。非洲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还是安全，不少国家仍旧面临暴力冲突问题。最近发生在北非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亚、埃及等国的“阿拉伯之春”，还有几内亚比绍、赤道几内亚、刚果（金）、利比里亚的安全问题。同时，这些国家也想追求自身的发展，经济问题也极其重要。

另外，在非洲，有很多人提醒非洲正面临“新的瓜分”，世界大国都想让自己从非洲的未来发展中获益，这也包括中国。中国到非洲与非洲国家建立更加广泛和紧密的关系，非洲希望在未来中非关系有所发展，中国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帮助非洲解决仍然存在的很多问题。

(邓文科译，舒展校；编辑：方圆)